

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正读

王 清 淮

内容提要 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一简,原有王肃、李充二读,王读从者众而李读知音少,于是李读淹迟,天下遂以为孔子所不语者乃四事,不知王氏误读《述而》也。原孔子言说,不避神怪,尚力戡乱,圣人本色,而“神话”初祖,孔子其一,所谓“不语怪”云云,非孔圣也。依夫子之志,检讨遗泽、旁求百家,知当依李氏:力不由理,斯为怪力;神不由正,斯为乱神。怪力、乱神之属,孔子所不语也。

关键词 孔子 《论语》 怪力乱神 王肃 李充

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,《论语·述而》之一简也。名公巨儒,或以“怪力乱神”为夫子所不语之四事。而检讨孔圣,口不停言,手不辍编,所语所书,“怪、力、乱、神”比比矣。“子不语”云云,似非孔子语、孔子事,故袁珂谓之“触目惊心”。余虽不敏,而愚目所触,心亦有惊,惊而未死,反求诸己,竟豁然:后学误读耳。误读得歧义,无关乎孔子及游、夏之徒。

《论语》既成,秦汉儒者注疏颇勤,中有王肃,为之传,于“子不语”条则云:“怪,怪异也;力,谓若彘荡舟、乌获举千斤之属;乱,谓臣弑君、子弑父;神,谓鬼神之事,或无益于教化,故所不忍言。”^[1]王氏已以“怪力乱神”为四事,此四者,孔子或不忍言,或不屑言,或因“鼠器”之嫌而不便言,乃一言以蔽之,曰:子不语。王氏说出,天下景从,何晏《集解》此条不取郑氏及孔、包、马、陈、周说而详列王氏,知何晏、邢昺皆主王说。王肃素不喜郑玄,郑氏诸家说或已难明,于是王说笼罩群贤,于是“怪、力、乱、神”,厌目充耳。虽然,终有达道者觉其扞格。“怪”、“力”、“乱”者,孔子不屑语容或有之,至若“神”明,孔子岂但“语”而已?殊已喋喋矣。朱文公已见《注》《疏》之不密,遂分而论之:“怪异,勇力、悖乱之事,非理之正名,固圣人所不语;鬼神造化之迹,虽非不正,然非穷理之至,有未易明者,故亦不轻以语人也。”^[2]易“不语”为“不轻语”,较汉儒为圆,然于孔子本意是耶否耶?故朱说圆则圆矣,通则未必。所语“怪、力、乱、神”,果是孔子所“不语”耶?抑或后儒不许孔子“语”耶?他人有心,予忖度之,以为后者是。

夫四事,孔子多“语”,存于简牍,布在方册,如次。

孔子语怪。《春秋》纪年,怪异泰伯,月食日晕,慧见地动,川竭山崩,孔子皆以为怪,郑重刻诸简。汉儒董仲舒发挥孔迹,创“灾异说”,谓将有败政,天即出怪以示警。怪者,异也,异于常者。郭璞云:“凡言怪者,皆谓貌状倔奇不常也。尸子曰:徐偃王好怪,没深水得怪鱼,入深山得怪兽者,多列于庭。”^[3]“肆尔多士”,袞袞于庭,竟因获怪而致爵。徐偃王取“获怪”之士列于庭,孔夫子擯示怪之事列于史,事虽殊途,其理同归。防风氏骨“节专车”;楚昭王渡江得“萍实”,剖而食之,其味甘

美；“商羊”见舞，天将大雨，齐国因有备而幸免于灾。皆怪也。孔子于此，欣欣然颇有自得，以“博物”夸示于人：“丘闻之，木石之怪曰夔蚺蚺，水之怪曰龙罔象，土之怪曰絜羊。”又曰：“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及草木久者，皆神为妖怪，故谓之五酉，故物老皆为怪。”^[4]且以传说为凿凿：“北方有兽，其名曰璽，前足鼠而后足兔。”^[5]然终孔子世，人未尝见此怪，故不知果然与否。仅此，可知孔子不唯曾“语怪”，且喜语之。岂其孔子喜语哉？《吕氏春秋》引《尚书》语曰：“五世之庙，可以观怪。”^[6]是圣贤经书亦竟语怪也。怪生于神，出于宗庙祖先，倘吕书所记不误，则怪也，神也，斯为一矣。

孔子语力。《国语·晋语》曰：“力，功也。”荀子曰：“力者，德之役也。”^[7]故许慎《说文》释力为“治功”。孔子长大孔武，其力可“举国门之关”^[8]，“勇服于孟贲，足躐于郊菟，力举城阙”^[9]。其不以力闻者，德掩其力名也。虽然，孔子不弃力：“合二十五人之智，智于汤武，合二十五人之力，力于彭祖。”^[10]“射不主皮，为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”^[11]力或作能，孔子曰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”^[12]“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。”^[13]力，与生来，又与之去，鬻子谓“力生于神”^[14]，力何必居贱位哉？孔子曰：“求！周任有言曰：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？”^[15]是孔子尚力也。君子之力，以修德，以奉君，以养亲，以爱身，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。力不浪施，亦不慳用，此孔门“力”观之大较也。孔门若不用力，若子路之勇力，子贡之财力，子有之诈力，子须之田力，将无所知名。

孔子语乱。孔子作《春秋》“而乱臣贼子惧”^[16]。乱臣贼子，崔氏田氏三孙氏之类也。田氏篡齐，孔子力说鲁哀公讨逆戡乱；三孙专鲁政，孔子以司寇之力，堕其三都。乱者，孔子所疾，既已疾矣，“焉避害”？孔子曰：“笃信好学，死善道，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”^[17]“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，康子曰：夫如是，奚而不丧？”^[18]“子曰：群居终日，好行小慧，难矣哉！”^[19]“子张曰：何谓四恶？子曰：不教而杀谓之虐，不戒视成谓之暴，慢令致期谓之贼，犹之与人也，出纳之吝，谓之有司。”又曰：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”^[20]四恶，即乱也。孔子著书立论，设席教授，或娓娓，或厉色，无非治乱二旨，以圣贤之治为师范，以乱臣悖君为殷鉴，孰谓孔子不语乱？

孔子语神。孔子自许殷人，尚“殷之辂”，殷人尊天命而信鬼神。孔子曰：“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”，尚“周之冕”。所谓“文”者，祭祀之诚敬，祭品之富贍，仪式之繁复也。孔子说诸侯，莫不诱之以周礼，其心仪周礼，莫之或忘，至驰驱之暇，率弟子演习于木下。周人敬鬼神而远之，孔子远之乎？吾不知其远也。书曰：“惟尔有神，尚克相宁，以济兆民，无作神羞。”^[21]诗曰：“怀柔百神，及河齐岳。”^[22]易曰：“天生神物，圣人则之，天地变化，圣人效之，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，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^[23]礼曰：“牲牲礼采齐盛，是以无害乎鬼神，无怨乎百姓。”^[24]是经书不讳言神也。孔子有疾，子路请“祷于上下神祇”，子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^[25]是孔子不弃神也。祷如何？孔子曰：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”^[26]祭“尸”如其神，虔敬诚笃，敬神如此，焉有加？以孔氏为“儒教”亦固宜。老子曰：“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，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”^[27]神与天地共生而并存，神即天也，天即神也。《礼记·礼器》“祭神之器”条注云：“神是天之别体”，义略同。《吕览》云：“天神曰神，人神曰鬼”^[28]，参差是。故刘向曰：“神灵者，天地之本，万物之始也。”^[29]《礼记·祭法》曰：“山林川谷丘陵，能出云为风雨，见怪物，皆曰神。”所谓神者，亦云泛泛矣。果如是，则大如天地，小至芥豆，皆可曰神。释云：“狗子亦有佛性”。道云：道在屎溺。儒云：“与其媚于奥，宁媚于灶”^[30]。佛、道、神，在宇在宙，孔子焉得塞耳瞶目，彷徨于“无神”之境？孔子曰：“益士禄赏，则竭其力，尊天敬鬼，则日月当时。”^[31]天命鬼神尊显如此，孔子为殷人，确无疑义矣，孰谓“子不语神”？聪明正直是为神，孔子是为神乎？倘孔子有神，当罪子雍以不肖也。

所谓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显系误读误解“子不语”之简，其致误者，盖因诸儒未究《论语》构章之秘也。此言即出，智者或以为大谬，其实不然。察《论语》一书，多有诸事并列者，或三四或五六不等，而尤以四事居多。“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”^[32]。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”^[33]。“子张曰：何为四恶？子曰……”^[34]。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^[35]。前三条各以“四”明示听者，使不致误解夫子之意也；“志于道”条所不举言“四”者，“句法一律”故也。不唯《论语》，辑孔子佚言佚事诸书亦然：“何谓四灵？麟凤龟龙谓之四灵”^[36]。“文王得四臣，丘得四友：吾得回也……”^[37]。“王者前有疑，后有丞，左有辅，右有弼，谓之四近”^[38]。“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：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……”^[39]。不唯孔子，秦汉诸子著论，以“四”行者亦多方此。尹文曰：“名有四科，诗有四呈，一曰命物之名，方圆白黑是也……”^[40]管仲曰：“国有四维。何谓四维？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”^[41]尸佼曰：“治天下有四术：一曰忠爱，二曰无礼，三曰用贤，四曰度量。”^[42]列御寇曰：“人自生至终，大化有四：婴孩也，少壮也，老耄也，死亡也。”^[43]庄子亦云：“舜举三后而四死除。何为四死：饥渴、寒暑、勤苦、斗争。”^[44]依以上诸例，取王肃释义，弟子记夫子语应为“子不语四：曰怪，曰力，曰乱，曰神”。或去“曰”：“子不语者四：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与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”同。惜乎门徒不与王氏便，竟不及“四”，然而“怪力乱神”不为四事，明矣。至若三事，当不在此限，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：友直、友谅、友多闻”^[45]。是有“三”。“子所雅言：诗、书、执礼”；“子之所慎：斋、战、疾”^[46]；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”^[47]。是无“三”。三言举三事，指示为易，故不必曰“三”，以避“架屋”之累。“子罕言”条规模绝类“子不语”，乃有二“与”隔三字，以示三事，使不误为一或二事也。子游子夏之徒，谨慎绵密，一至于斯，王氏诸儒不谙其苦心，妄以己意剖分圣言。己不昭昭，人必昏昏，述圣如此，不亦悲乎？

原孔子本意，“怪力乱神”四字，仅二读，举二事，非四读四事也，二事者何？一曰“怪力”，二曰“乱神”，断芟丝，斩荆棘，在此一读。李充曰：“力不由理，斯怪力也，神不由正，斯乱神也。怪力、乱神，有与于邪，无益于教，故不言也。”^[48]呜呼！千载之中，独斯人得孔子心，斯语解士庶颐。孔子语怪，语力，而不语怪力；语乱，语神，而不语乱神。怪力不由理，乱神不由正，孔子尚正与理，故不之语。取李注，与孔子志合，与秦汉诸子书比，后生小子，亦不必苦心孤诣求证孔子曾语怪、神与否矣。“怪力乱神”，犹《山海经》之“蛇妖牛鬼”，犹杜牧之“牛鬼蛇神”，犹峴佣之“山妖木怪”也。“牛鬼”、“蛇神”，杜牧以状李贺诗，极言其诗险怪，似有鬼神掣肘制成章句。此鬼神非正非理，牛之鬼，蛇之神也，依近代辞书，释为“牛头鬼”、“蛇身神”，亦无不可。概而言之，“怪力、乱神”之类也。“怪力乱神”既蒙误解，“牛鬼蛇神”亦受株连，十世以后，人读“杜序”竟茫无所知。恰“文革”风劲，“斗士”见此语，雀跃而喜，遂派某为“牛”，某为“鬼”，某为“蛇”，某为“神”，牛、鬼、蛇、神，鱼贯而游于市，甫毕，槛入“牛棚”。牛棚者，牛、鬼、蛇、神居息处也，以“牛”领，余从略，全称则为“牛、鬼、蛇、神之棚”。肢解杜牧，扞扯“山经”，斯文扫地尽矣。作其俑者，实为王肃。鬼、蛇、神三者，侮之、毁之、则已；若夫牛，厥志洁，厥行廉，厥食草，厥贡乳，亦何害之有？必欲死之而后止，无乃狂悖也夫？《汉书·五行志》曰：“坤为土为牛，牛大心而不能思虑，思心气毁，故有牛祸。一曰，牛多死及为怪，亦是也。”牛大心而不能思虑，非其罪也，牛死为怪，已是“牛鬼”，与生牛无干，因其鬼而黜其牛，何为大早计？人死辄成鬼，然班昭不因之豫见生人而惶悚走，故牛无其罪，“牛棚”可覆矣。

子不语“怪力”。何谓怪力？黄帝四面，夔一足，鲧窃息壤，禹化黄熊，蚩尤兴风伯是也。于此，孔子或不语，或删削其怪而使之归于理，于是“黄帝四面”理为“黄帝四人”，“夔一足”理为“夔一而足”，诸如此类。

子不语“乱神”。何谓乱神？王孙贾曰：“与其媚于奥，宁媚于灶。”^[49]可知“春秋”之季，众神尚缤纷其盛，天子有其神，国有其神，家、室亦皆有其神（传以为“媚于奥”等为影射，关乎朝政，非是）。神既多，斯为滥，滥则不免于乱，乃有“乱神”也。天界神祇归于一统，势在必然，理在必须。孔子疾神界之淆乱，乃黜其乱神而升其“正神”，故不语“乱神”也。乱神，孔书无载，《山海经》所列诸神，既滥且乱，可睹秦汉“乱神”之一斑：“（空桑之山）其神状皆兽身人面载船”^[50]；“（堵山）神天黑后居之，是多怪风雨”^[51]；“（光山）神计紫处之，其状人身而龙首，恒游于漳渊，出入必有飘风暴雨”^[52]；“（岷山）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”^[53]；“（丰山）神耕父处之，常游于清冷之渊，出入有光，见则其国为败”^[54]。诸神或貌异，或性戾，皆乱神也。虽为乱神，亦当有自，谅非汉人臆创。灶、奥诸神，蔽天弥地，孔子终无一语及之。子不语乱神，此其信欤？

余少也贱，且困而不学，读书不及半卷，于圣贤经传注疏本不敢有言。唯唯，否否，乌得谓之无言？既已唯否，乌得谓之有言？虽然，抱残守缺，残缺或有快意；一叶障目，叶脉必可了了。小文既成，虽是敝帚，亦不敢自享，乃斗胆悬诸国门，以承利矢，至于纠谬补缺，切磋琢磨，尚祈海内博雅君子，辱以教我。

注释

- [1]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 [2]《四书集注》。
 [3]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注。
 [4]《孔子家语·孔子先世》。
 [5]《孔子家语·楚伐陈》。
 [6]按此语《尚书·商书》未见，《咸有一德》曰“七世之庙，可以观德”。吕书或另有据。
 [7]《荀子·富国》。
 [8]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。
 [9]《淮南子·主术》。
 [10]《孔子家语·楚昭王》。
 [11][26][30][49]《论语·八佾》。
 [12][18]《论语·宪问》。
 [13]《论语·雍也》。
 [14]《鬻子·贵道》。
 [15]《论语·季氏》。
 [16]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。
 [17][45]《论语·泰伯》。
 [19]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
 [20][34]《论语·尧曰》。
 [21]《尚书·武成》。
 [22]《诗·周颂·时迈》。
 [23]《易·系辞上》。
 [24]《礼记·表記》。
 [25][33][35][46]《论语·述而》。
 [27]《老子》第六章。
 [28]《吕氏春秋·顺民》。
 [29]《谈苑·修文》。
 [31]《孔子家语·齐侯问》。
 [32][47]《论语·子罕》。
 [36]《孔子家语·礼迹》。
 [37]《孔子家语·子出卫》。
 [38]《孔丛子·论书》。
 [39]《礼记·中庸》。
 [40]《尹文子·大道上》。按：方圆白黑，异义对举，了然在目与心，故不特言“四”，一如东西南北不必言四方，喜怒哀乐俱不必言五情也。
 [41]《管子·牧民》。
 [42]《尸子·治天下》。
 [43]《列子·天瑞》。
 [44]《太平御览·皇王部》引。
 [48]《论语正义》引。
 [50]《山海经·东山经》。
 [51][52][53][54]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。